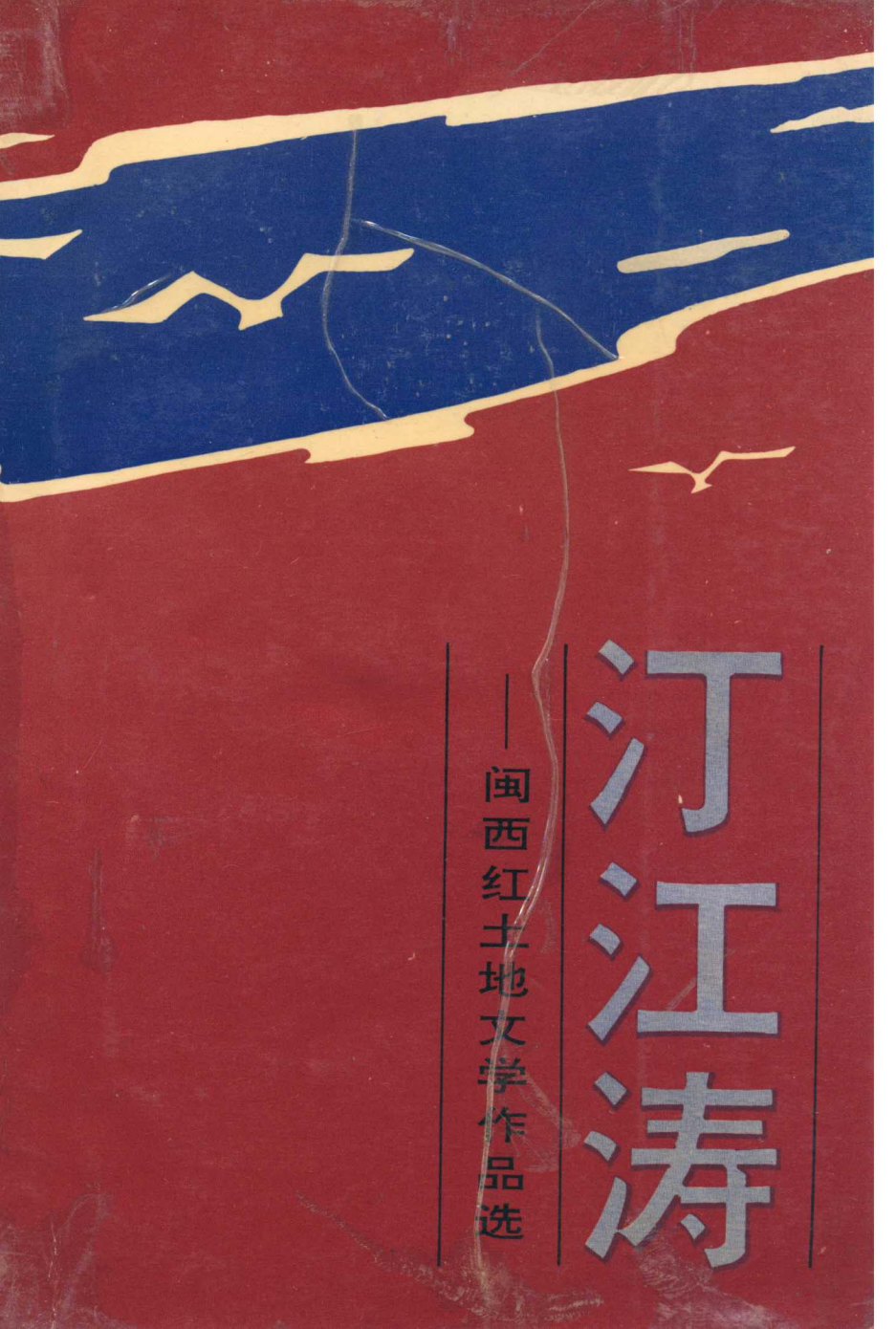




汀江涛

闽西红土地文学作品选

紅土地文



學作品選

邱炳皓



邱炳皓 主 编
张 惟 副主编



鹭 江 出 版 社

〔闽〕新登字08号

汀 江 涛
——闽西红土地文学作品选

邱炳皓
张 惟 主编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园里19号)

闽西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11.25印张 字数:21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3—649—0

I·131 定价:5.00元

寄意闽西红土地和红土地文学

——代序

许怀中

今年入春，我听见第一声春雷，不禁想起今年到闽西访问的情景。

我去年元宵到东山拍摄电视剧《谷文昌》现场看望表导和拍摄人员。夜里听海风呼啸，久不成寐。接着，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到龙岩，和省作家闽西老区访问团的同志会合。在招待所和团员一见面，章武就兴奋地告诉我：他们一下火车，就听到第一声春雷。既是团员，又是主人两种身份的张惟同志，到火车站迎接。

我在闽西，先后访问了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等地，几乎是一天跑一个县。因为福州有一个会议在等我，只好提早几天回榕。代表团成员到武平，又到广东梅县，圆满完成了访问任务。

龙岩地委书记郑霖、专员黄小晶、副书记邱炳皓等党政领导和有关市县接待非常热情。地委用明传电报通知各地，对作家访问团的重视程度，可说是过去少有，甚至是空前的，这使团员们感动不已，也是促使我竭力写作的动力和契机。回来后，置身在快节奏的工作和活动之中，但还是一连写了四篇散文，先

后在《散文》月刊、福建日报、福建画报、福建政协通讯等刊物发表。

红土地，象一块炽烈的热土，燃烧在我的心灵空间。我在福建日报专版上发表的《龙川新桥夜步》里，热情讴歌过：“这次，我又一次贴近这红土地，此刻我就在这里漫思妙想：也许在那很遥远很遥远的亿万年前，那运行的地火，象是一颗赤红滚烫的地心，喷发出那红彤彤、鲜血般的岩浆，经过多少世纪的风吹雨浇凝结而成的这块红土地？然而谁都知道，脚下的这块红土地，是多少革命先烈和战士鲜血染红的。”在《散文》刊登的《汀州散记》也有一段赞美的文字：“未到过闽西老区的人，想象中也许是片荒山秃岭、土瘠河瘦，没有什么风光的‘红土地’。其实不然，如果你读了元丰郡守陈公轩的诗：‘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你又亲临长汀才知道那是一个崇冈峻岭，深溪幽谷，山青水秀，花繁鸟语的地方。”

红土地，孕育着一代一代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孕育着文艺家、文艺工作者。

省作家访问团，访问结束离开前，在闽西的当地文艺界开过红土地文学座谈会，可惜我未能参加。然而，关于红土地文学，我早已看过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资料，或红土地文学的专号。

红土地文学，除了外地作家去闽西老区访问、体验生活创作出的作品之外，更主要是当地作家、作者以本地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去年我部牵头主办的我省向建党70周年献礼征文活动中，应征上千万字作品中，“红土地”文学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得奖的小说、散文、影视戏剧剧本、故事、诗歌、报告文学就有十多篇，其中有获得一等奖作品，加

上龙岩地区“七·一”征文入选作品，就更多了。现在以邱炳皓为主编，张惟为副主编的编委会，把这两部份作品连同福建文学的“闽西作者专录”与厦门文学的“蓝海洋与红土地”专版作品，编成《闽西红土地文学作品选》出版，我是很高兴的。

当今年入春的第一声春雷响彻万里长空的时候，祖国大地在流传着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改革开放正如春潮涌动，人心激奋。三月中旬，我参加省委、省府在厦门召开的闽南三角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座谈会，坐在我旁边的龙岩地区行署专员黄小晶，他在发言中说：龙岩老区发扬革命传统的最终目的是了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不能丢掉革命传统。这是符合小平同志讲话中指出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精神的。

我深深祝愿龙岩老区经济腾飞；深深祝愿红土地文学更加繁荣兴旺。

(作者是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著名散文家、文艺理论家)

“七·一”征文入选作品

怀雁吟(散文).....黄征辉(138)
不平的思念(散文).....张志敏(140)

目 录

寄意闽西红土地和红土地文学(代序) 许怀中

福建省“向建党 70 周年献礼”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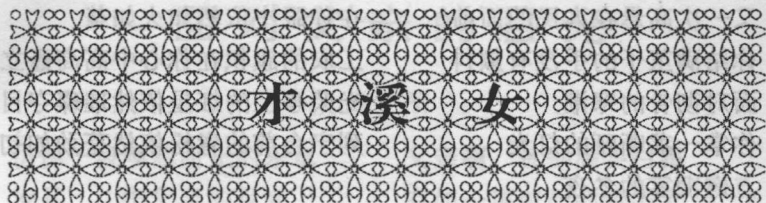
龙岩地区获奖作品

- 才溪女(诗歌)..... 南 河(1)
面对父亲的目光(诗歌)..... 余小明(3)
老区,醒来(散文) 张 惟(4)
红灯笼(小说)..... 黄 瀚(7)
航标(小说) 何永先(22)
大海的探索(长篇小说《山风海涛》第二章) 张 惟(29)
邓子恢回乡记(报告文学) 姚鼎生 邓芳梅(39)
特级侦探(故事) 邱水才(46)
风雨同舟(电视连续剧第五集) 邱炳皓 康模生(51)
闽西大暴动(电视剧拍摄本下集) 张 惟(75)
山里有棵勒巴树(戏剧剧本第四场)..... 孙国亮(123)

“七·一”征文入选作品

- 汀州吟(散文)..... 黄征辉(138)
不尽的思念(散文)..... 张志南(140)

童年的天涯(散文)·····	许 攀(143)
莲花赋(散文)·····	刘华明(147)
杉木王(散文)·····	吴尧生(149)
红土地·蓝海洋·····	吴 乐(152)
松毛岭战场凭吊(散文)·····	曹文龙(156)
大山之子(散文)·····	吴志昆 马卡丹(160)
可爱的乡亲(诗歌)·····	邱滨玲(163)
彩色的乡情(诗歌)·····	邱煜民(165)
渴望山中的家园(诗歌)·····	吴少鹰(167)
人民的儿子(报告文学)·····	林 萍(169)
寻找昨日与今天的默契(报告文学)·····	曾昭寿 孙 原(183)
才溪女(报告文学)·····	温琴光(208)
乌金满青山(报告文学)·····	张华云 杨如清 郭有光(220)
“龙氨”集团军(报告文学)·····	杨如清(229)
“东宝”冲击波(报告文学)·····	张华云 黄育荣(242)
桔红色的梦(报告文学)·····	薛 文(254)
红墙(小说)·····	吴尔芬(269)
绣头记(小说)·····	孙国亮(275)
癫娃(小说)·····	王保卫(285)
解开死亡之谜(小说)·····	何永先(291)
佃女(小说)·····	黄如棠(306)
书癫(小说)·····	吴 航(315)
南龙雾(小说)·····	张永和(320)
送你一束红山茶(小说)·····	李西闽(345)
关于红土地文学的断想·····	乡 人(351)
后 记·····	邱炳皓(354)



● 南 河

作为女性

从来没有人象你这样
被如此完美地展示在
一个伟人的调查报告里

当三千多熟悉的路音
打上十字绑腿
走进铁锤和镰刀的队伍
当北上的旗帜和烟草的气息
最终走出你温柔的视线
走进漫卷的硝烟
苦难和荣光

便一齐落在你单薄的双肩
擦干送别的泪滴
擦去空空落落的感觉
你把思恋纳进草鞋
你把期盼编进斗笠
你把坚贞绣进士林布围裙

用血红的奶汗和咸涩的汗水
喂养着襁褓中的中国革命

扶起男人留下的犁耙
扶起一串凝重的嘱托
你用女性独有的刚强和坚韧
在血火交织的焦土上
播种信念
播种希望
播种成熟的岁月

二

经历了太久的黑暗
更懂得光明的珍贵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更能体会出光荣的内涵

当白色恐怖
又一次笼罩了小小的村落

当血腥的屠刀
又一次高悬在人民的面前
你结满茧子的手没有颤抖
面对彻骨的寒潮
你掌一盏嘶哑的灯光
点燃凋零的冬夜

对真理的执着多于思念
从什么时候起
你多情的山歌
也变得锐利无比
如红缨飘动的梭标和大刀
护卫着红色的苏维埃政权
护卫着历史的庄严与土地的
贞洁

三

尽管候鸟和信风
一次又一次悄然远去
尽管血雨腥风
一次又一次肆虐
你脸庞般憔悴的山群

但是不屈的追求
在你眼中依然如火如荼
工农的旗帜在你心中高高矗立
光荣亭上的红星依然璀璨夺目
列宁台前的青松依然苍劲如初

一千多位丈夫或将成为丈夫的
人

在血光中倒下了
升腾为共和国灿烂的星光
一千多方濡湿的手帕

在这里集合了
成为红土地上辽阔的风暴
英雄的血 母性的泪
凝成了光荣亭坚硬的基石
擎起“第一模范区”

不倒的红旗

才溪女
对于敌人 你是勇敢的战士
对于战士 你是良母和贤妻
在历史中我认识了你的非凡
在你面前我更深地认识了历史

作者简介：南河，原名刘少雄，1966年生，现任职上杭县委宣传部，闽西文学院成员。

面对父亲的目光

余小明

仿佛一段嘎然而止的乐章

岁月 把父亲的目光

凝固在镶有黑边的像框

凝固在雪白的墙

从此 目光对着目光

我和父亲在默默交谈

他两眼微微眯缝着

严峻的目光里

我理解了岁月的冷峻和创业的

艰难

战争的硝烟已随着风儿消散

那剑影 那刀光 那累累的弹

痕

都化作历史的勋章

骄傲地陈列在父亲那

厚实的紫褐色的胸膛

面对父亲的目光

我无愧而又坦荡

父亲啊 你那满头白霜

有如一顶威严的遮阳伞

我青春的脚步

怎能在您的伞下乞求荫凉

我属于大地 我怎能离开阳光

目光对着目光

我和父亲在默默交谈

一条小路 已从瞳仁铺到心上

沿着它我走向属于自己的战场

这里有铁的撞击 钢的交响

还有马达深沉的歌唱

那咝咝作响 冒着青烟的铁屑

从刀锋上快活地滚过

这是我在车制一枚属于自己的

勋章

在父亲目光的注视下

我将庄严地把它佩戴在共和国

的胸膛……

作者简介：余小明，任职龙岩市委宣传部，闽西文学院成员。

老区，醒来

(散文)

张 惟

鹰厦铁路电气化工程延伸到漳平，联结福厦公路的坂寮岭隧道凿石的锤声敲打着龙岩的门户，漳平火电站、万安溪水电站、棉花滩水电站将组成装机容量百万千瓦的伟力之群亘绵山区，交通和电力的先行官，不是在九十年代叩响了闽西革命老根据地腾飞的晨钟吗？

“老区，醒来！”“老区，醒来！”

这历史的声音，我为何这般熟悉？

那是在本世纪之初，即将跨入二十年代，飓风摇撼着古老的中国大地，而僻处的闽西山区还在刀耕火种和前清秀才教学蒙馆的吟哦声中昏昏沉睡，却有两百学子直下厦门集美，沟通了山岳以海洋为肺页的呼吸。

于是，一阵新思潮的海风猛烈地吹进了坂寮岭紧闭的山门。

他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者，是闽西红军将领的老师或政委，有了他们，才有后来形成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过去的革命是从西部向东部进发的，因为西部更穷困，更需要力的爆发！

古田会议会址的三合土地板，还残留着红军烤火迎雪的痕迹，瑞金叶坪的谢氏祠堂，两厢用粗木板隔起的房间曾容纳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几个部的办公室，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把红军引出了绝境，从黄河边岸又把烽火燃向南方，统一的人民中国建立的中央政府，主席仍然是草莽时期在丛山中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总理还是那时的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书记，各部领导人也都健在人间，只是人民教育委员瞿秋白已血溅长汀罗汉岭，由他的朋友、文学家茅盾接替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

历史复归于平静……

但是，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上诞生的儿子，我的心情不能平静。

闽西二万子弟长征，三千健儿组成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江南抗日，邓子恢、张鼎丞、刘亚楼、陈丕显、杨成武一代人，把闽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

而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面临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部的资源是丰富的，蕴藏于地下。至于地表，在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中，留下的是透彻晶莹的大地，一穷二白。

江泽民总书记作为建国后第一个来到闽西的最高领导人，关心老区的建设规划。

他赞叹：革命是吮吸老区人民的乳汁成长的。胜利之后，老区仍然源源输出原木、煤、铁、电力的乳汁，去滋养人民共和国城市的繁荣。

龙岩地区每年运出原煤四百三十万吨，为全省以至南方区域之冠。

每年向国家财政纯上交一亿二千万元。

国家对老区建设的投入，虽然绝对数字不断增长，但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所占比重的百分率却不断下降。如果看

不到这一点，新的历史时期老区与沿海的差距将继续扩大。

出路何在？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力更生的老法宝。

福州、厦门开辟了一趟直达老区的“古田号”特别快车。

勘测队来到了坂寮岭和棉花滩。

田野上，我遇到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省长：江一真与魏金水，他们都是当年闽西暴动的战士，而今却以中国老区建设委员会的名义，考察闽西的山区综合开发和建立生态农业的计划。

我尾随老同志之后，仿佛又成了解放初期的小张。从地区到五县二市，我到处看到有一股把老区经济尽快搞上去的劲头。

我到了一九二八年闽西暴动时建立了党支部的革命基点村董邦（属龙岩市曹溪镇），看见这里被白军烧毁三次的废墟上，家家户户建起别墅式的楼房，农民人均收入一千零五十元，到本世纪末要再翻两番进入小康水平。

在朱毛红军三打龙岩时血战的永定坎市镇，在古田会议会址所在地古田镇，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八千万元，正朝着亿元镇前进。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地之一的闽西，地处厦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的广阔腹地，这个山海小三角紧紧环扣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大三角。

这里将是第一个走到全世界面前的中国革命老根据地的形象。

坂寮岭的锤声已敲响了新时代的晨钟！

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域上诞生的儿子，以自信的微笑面向二十一世纪。

作者简介：张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大兼职研究员，龙岩地区文联主席、闽西文学学院院长。

红 灯 笼 (小说)

● 黄 瀚

十一姨的突围逃亡，并非自愿，含有被劫持的意味。仓惶无奈间，她什么也没带，就连自己的身子也轻飘飘软绵绵恍惚灵魂已经出窍。十一姨趴在旺仔宽厚的肩背上，任由旺仔驮着她在黑地里不停地奔跑。好象一片叶子一粒谷子让一股劲风裹挟着悠悠起伏回旋。不知道过了几座山仑几道溪涧，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怎么来到了九龙江边。十一姨的双手无意识地紧紧勒住旺仔的脖颈。旺仔拨开她的双臂企图放下她，十一姨便如一滩烂泥嗤嗤跌坐在沙坡上。旺仔愣怔片刻，才小心翼翼半是搀扶半是拖拽把她弄到一块礁石上，让她定定神慢慢还过魂来。那时候，夜色灰灰沉沉，山岚水雾迷漫，看不透夜空本色也不知是晴还是阴。十一姨迷迷糊糊，只觉得四周很寂静，静得让人生疑让人毛骨悚然，恍如离开人世。十一姨的一双斑鸠眼茫然地东瞅西看。后来，她在朦胧夜色中依稀寻到一点红光。那红光忽明忽灭忽隐忽现，吸引了十一姨涣散的眼神。她费力地捕捉着，觉得红光渐渐舒展弥漫开来，觉得自己好象徐徐追去并悄无声息地溶进了那圈红紫色光晕里。

旺仔说，那是红灯笼。

十一姨表情漠然，什么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好多年以前，当我象现在的小女儿相仿的年纪时，母亲对我说起十一姨的故事，告诉我十一姨当年从血肉横飞

的战场突围逃到九龙江边时，看见了一盏红灯笼。我不明白，那红灯笼意味着什么。去年中秋节，母亲带着我的小女儿上街看花灯。回家时，小女儿手中提着一盏小红灯，给我看，还兴致勃勃地考问我：这是什么？小女儿比我明白，那是一盏红灯笼就是一盏红灯笼。母亲说，小孙女的眼睛很象十一姨，小而圆且水灵灵泛亮。因此，我敢断定十一姨也长着一双斑鸠眼。那时候，十一姨的双眼被远方的红光映照得活泛起来。一阵江风荡过，十一姨禁不住打个寒噤，耳畔传来了如咽如泣如歌如哭的流水声。

旺仔又说，那里有一条茶船。

那红灯笼就挂在茶船上，作为进山收购毛茶的茶行或茶庄的招牌记号。旺仔心想，总不能陪着十一姨一直呆在沙坡上等待天亮。不管那红光是凶险是吉兆，也该去看看，合适的话，可以搭茶船到下游避一避。

旺仔就说，冯太太，我先去看看。

十一姨略有所动，无声地说，去吧。

就在那时候，十一姨胎肚里的儿子第一次发出悸动，一下，两下，好象揪住她的心脉，使她感觉到心脏的搏动，也使她意识到儿子的父亲我的十一姨丈一位红军的团长，死了。大约在几个小时之前，冯团长在白军的包围圈中倒下了。而她却被勤务兵旺仔强制驮着逃出了现场逃进了黑黢黢的山群一直来到江边。十一姨胸腔闷胀，鼻梁发硬，却没有发出哭声。旺仔便离开她，朝那只挂着红灯笼的茶船走去。

冯团长的牺牲，就发生在十一姨的眼皮子底下。当十一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驶着船象一支飞箭冲断浮桥时，她的脑海里准定充溢着冯团长银色塑像般的身影。当时，冯团长头戴灰色八角帽，身穿灰军装，体魄魁梧，形象优美。他倒下时，头上的五角红星在傍晚的夕阳中闪来一道折光，恍如一支飞箭刺伤了十一姨